

漢書門			
四	四	二	〇
〇	五	七	七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二〇	四〇
函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07
冊數	30 (29)
函號	280 20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載記第二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修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

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僞位大赦境內
改元爲永康以其太尉庠官偉爲太師左光祿大夫
段崇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
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
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
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才藝有雄略垂深奇之
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
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
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
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

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
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
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爲皇
后策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
貌而蠢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
陽司馬慕容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
潞川爲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
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
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
距之中書令畦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齋糧不

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
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
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
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
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
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爲持久之
備魏攻中山不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
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
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津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
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師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

營相持上下兇懼一軍奪氣曲辰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
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
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
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
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
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
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弑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
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
赴中山麟旣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
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

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
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領身誘納繕申厲兵步
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
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
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
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
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
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百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請王止
駕薊宮使上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
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

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
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
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蓋誅二王廢太子大王
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
會爲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
內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
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
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
會逾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
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

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人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

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容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容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二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

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
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
爲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
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
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感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
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
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于鉅
鹿慕容盛結豪桀于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衆
皆響會剋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
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婿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

汗引寶入于外邸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卽隆安
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僞諡寶惠愍皇
帝廟號烈宗詵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
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
無桑及虜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虜終而
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沈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
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
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玉智不先衆才

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
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
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
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
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
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
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手相授
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
而遣之歲餘永誅雋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旣至垂問
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
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
父全之風烈寶卽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
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頽
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旣如
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眞
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
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
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
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
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

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很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沮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眞者皆盛之舊昵蕭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

如廁袒而踰墻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張眞襲誅之於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降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衆于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旣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卽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爲獻莊皇帝尊寶

后段氏爲皇太后全妃丁氏爲獻莊皇后諡太子策爲
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
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爲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
自決之無撻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
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
東園爲白雀園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
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
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於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
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闖關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
情緝穆經略外敷闡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羣

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勳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
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
中書更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
陽璆祕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
聖之不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
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
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
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
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
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

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曰文王文王曰我百爾
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
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
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
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
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
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
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
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
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
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
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
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
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
安危爲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
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
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
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鷓鴣之詩歸非於
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
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

也但以疎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
仁不及于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
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
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
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
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
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
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
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
伊尹之勳有高周旦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
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
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
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
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
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
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
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
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
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
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

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數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羣臣莫知其故旱旣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鼠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旱自遼而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旣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勅曰旱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

忠節早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
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
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
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
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
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
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
讎其羣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
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
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

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盛討
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谷國與殿中將軍秦爽
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
軍思悔侯段璣與子與讚子泰守因衆心動搖夜於禁
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瀆俄而有一
賊從闕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中約禁衛召叔父河間
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
僞諡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賤流
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不斷
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

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熙寧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爲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卽位降爵爲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

熙遂僭卽尊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臺爲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丞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羣于八部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

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責嬪苻氏爲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僞諡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諡文獻公二苻並美而豔好微行游燕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妾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涇海百姓苦之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百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刻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爲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

如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躡躑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祿鞞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尸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並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轎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

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爲人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諡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大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深沈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爲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雲遂卽天王位復姓高氏大

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
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
有差熙之羣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
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
班桃仁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劔擊雲雲以几距
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僞諡惠懿皇帝
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桀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
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
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
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
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
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
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退舉踰石門
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
扣囊餘奇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祕策招七郡於黎陽逐
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禮宗僭侯斯備夫以
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
殊二霸衆微一旅倚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

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信苻氏之
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
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
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讎賊罪已而遂高危翩翩然濁
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
於匡牀玄妻之資見奇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
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叢壤宗祀
夷滅爲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
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桀掃燕夷魏釗屠永滅
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寶心生亂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
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追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載記第二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 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 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肯重修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跋 馮素弗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

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
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
依憑字之曰紇于紇于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
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
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
祐鄰者卽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
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
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
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
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
利那死弟祁溼立祁泥主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
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
溼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溼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
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德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
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儻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
遷于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
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
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劔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
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
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

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與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窮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

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幾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觀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音涅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強川甘松匡朐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

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二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二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弈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澤川大戰敗之斬級二千獲馬五千匹沒弈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

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諡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沈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

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
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
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
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
衆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
豆留鞬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
拔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
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
奔隴山旣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
登將沒奔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

乾歸乃與沒奔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
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萑峽
退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
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
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
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
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
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
州冠軍翟瑄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臣
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

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而退翟瑄奮劔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闔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送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瑄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

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瑄爲吏部尚書翟勅爲主客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爲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於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

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北平韋乾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乾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鄉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

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殺之抵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兆宇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勃勃爲質旣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

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
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建安元年光遣
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衆曰公事勢窮
蹶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
相去遼遠山河旣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
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
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
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鷓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
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瑄率騎二萬伐吐谷
渾視罷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罷遁堡白蘭山遣使謝

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
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
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
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
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乘機藉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
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
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戮力勉之
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
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栢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于
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

遂與中軍相失爲興追軍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爲
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
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
年踰一紀負乘致寇頽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
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
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
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以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
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
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忘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
建何爲俱死公等自爰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
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傴檀迎
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
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
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
孤義兼姻好冀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
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
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旣
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
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
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

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
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
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
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
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剋之又破
吐谷潭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
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
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
也興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
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

千築城于嶮嶺山以據之熾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
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
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遷于度堅
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
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
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
亡新鳥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
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繫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疆
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鵠望豈宜固守
謙沖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卽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

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
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論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
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
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
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
五千戶於苑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
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
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子中軍審虔
率步騎一萬伐秃髮儁檀師濟河敗儁檀太子武臺于
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于伯陽
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于譚
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次于奴
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
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
吐谷渾支統阿若于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敗于五溪
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弒并其諸
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
武木奔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曠嶺南山并其四
子輾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僞諡武元王在位二十

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
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
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
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
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
藩于姚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
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僞位
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勅爲相國麴景爲御史大夫段
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

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
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
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燒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
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
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
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
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
有滅宗之禍韓紉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
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與人戮力勉
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

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爲已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儁檀西征乙弗投劔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遺平遠獫狁率騎五千追儁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儁檀遂降署爲驃

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儁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旣兼儁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四達爲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婁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強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

戶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奔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
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
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
有豕白蹄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入木奔于西討黠
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
以曇達爲左丞相其子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尚書令
翟紹爲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
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降于熾磐署爲建義將軍地延
尋死弟他子立以子朝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
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

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
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
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
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
事之何爲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儁爲
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
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賁地于弱
水南大破之賁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爲弱水護軍
遣其左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漢川大破之
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渾

川羌二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
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
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
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僞位在位三年爲
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
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禳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邁孽
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
服伺我陸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
已當褫魂沙漠請命橐街豈暇切據近郊經綸王業者

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方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
斷俘視羶之衆威策遐舉便欲誓汧隴之餘卒窺峭
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勅敵而朝食旣而控弦鳴鏑
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計
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幾
而動牢籠僞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燒河之酋臨戎
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遺業盜亦有道
乎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

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
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
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
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
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
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
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
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
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
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卽僞位密欲誅跋兄
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
獨行猛獸常爲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
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旣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
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
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
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爲主雲署
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謙羣寮忽有血流其左
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雲爲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觀門以觀變帳下

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於是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閨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爲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恒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勳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繫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卽國曰燕赦其境內建元曰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

署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台曰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

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
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
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
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
菲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
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
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
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
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諭之
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地所鍾

人望攸繫推逼主上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
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爲闕伯過貴能改
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
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
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
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
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
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爲大司馬
改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
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

務從簡易前朝苛政悉皆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
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
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爲方
略令旣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
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
行於朝雖由吾不弼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
但大業草創彝倫未敘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
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汗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
肅然請昧路絕蠕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僞樂浪公主
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

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
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皆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
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
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
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父病不能自
存者賑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
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敘
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爲祖父
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
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

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
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先是河間
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
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
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
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
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瞻自長樂率
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衛尉封城陽伯瞻爲太常高城
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
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
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
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
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
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
無寒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
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
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貳至
其國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爲不稱臣怒而
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
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

申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跋
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
降之跋乃留貳不遣是時并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
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
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大禍將勃亂
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退適具瞻諸弟並封列
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
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
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
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

之際常拔劔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
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
有不悅之色跋怒醜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
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
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
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
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
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
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跋弟

不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左僕射常山公竦蠕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爲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繁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勤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蠕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

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脩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魏以有備引還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尚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

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
殺跋子翼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麗居二年高句
麗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
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
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
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
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
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
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

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
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
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
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脩己率
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
曰君前旣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旣
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
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在乎哲曰皆
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
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
裔鴻名竇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器未窺道德
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
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
以寬厚爲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
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
寇良謂在茲猶能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
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乾歸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孰謂種
虜亦懷沈算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威竊大寶爲我多難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終

萬曆二十四年刊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載記

五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載記第二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秃髮儁檀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入世祖匹
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
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
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秃髮因

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廿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卽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脩鄰好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脩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于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于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白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邈旣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暉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

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剋金城光遣將軍竇苻來伐戰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僭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承明郭黃郭奮史高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二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

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隣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
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
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
浩豐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
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
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
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
段業爲呂纂所僇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穀
麥而還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平追僞檀入錄府國
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

俄而患甚顧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
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二年卽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徙
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
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
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
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
右挈不亦可乎明日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
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
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已爲是紹兄爲非業

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漢口既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纂來伐使僞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僞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僞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僞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爲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鋤勿嶮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貶厥

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
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署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
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
之如其敵強於我從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
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僂檀
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
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
恥爲叛臣以見明主僂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
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
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

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關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
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
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嵩對曰古之王者行師
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
寧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
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
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
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喜
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
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

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歧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鯁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勛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僇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僇檀執禕而數之曰見幾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埽平秦隴卿固守窮城

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募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况禕蔑爾敢距天命釁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僇檀大悅釋其縛待以客禮徒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僇檀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嶮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

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僞檀曰噲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僞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僞檀徙涼澤毀冢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僞益曰康王弟僞檀嗣

僞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僞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僞檀及利鹿孤卽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僞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僞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項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加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僞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僞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僞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僞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

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僂
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
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
至是僂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
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
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眎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
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僂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
與卿共成大業耳僂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
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
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檀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
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
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
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
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僂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
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僂檀散騎常侍
增邑二千戶僂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氐池蒙
遜嬰城固守及其禾苗至於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
羊二萬頭興乃署僂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
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

姑臧傥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
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
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傥曰吾得涼州三千
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
君所以忠於殿下傥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
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
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
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
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
農戰並脩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

傥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
賜金馬各有差遺西曹從事史高聘于姚興興謂高曰
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高曰車騎積德河
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
受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
騎何從得之高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
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
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
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
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

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與悅其言拜騎都尉
僂檀讌羣僚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
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爲貽
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
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
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
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
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僂檀曰非君無以
聞讜言也僂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
以宗敞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僂檀僞游澆河襲徙西

平湟河諸羌二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
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入
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爲蒙遜所敗僂檀率騎
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其後僂
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
餘人僂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僂檀懼東西
寇至徙三百里內一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
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僂檀於北城推梁
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
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

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
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
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
憲等七人謀反僞檀悉誅之姚興以僞檀外有陽武之
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僞檀與宗
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
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
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亦
未必入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
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禪豈足爲多也宗還長

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僞檀權詐多
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
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
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僞檀以輕勃勃
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僞檀
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
及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
繼遺僞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
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僞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
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

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
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
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儻檀欲誅其元
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強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踧
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儻檀從之殺五千餘人
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虜
掠儻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
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儻檀攻之未剋乃
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
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

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
委罪斂成遣使謝儻檀引師而歸儻檀於是僭卽涼王
位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
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晁右長史郭
倖爲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尉鎮軍敬歸爲司
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
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
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
遜大敗而歸儻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
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

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脩德責躬可以寧吉倭檀曰
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
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
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
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倭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
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
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
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倭檀怒鎖保而行曰
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旣而蒙遜率衆來
距戰于窮泉倭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
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
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于平
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
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
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
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倭檀謝之
曰卿孤之著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
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
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倭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
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

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
驢山以叛僞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奇鎮剋嶺南乃遷
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僞檀始出城焦謚王
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謚推焦朗爲
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謚爲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敬
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來
伐僞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
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
謂僞檀曰若以寵子爲質我當還師僞檀曰去否任卿
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久
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
洛干率衆來伐僞檀遣其太子武臺距之爲洛干所敗
僞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并姑臧
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
和茗翟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
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
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
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
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
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

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
僞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僞檀嬰城固守以子染
干爲質蒙遜乃歸父之遺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
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遼河太
守文支荒酒復諫不郵政事僞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
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
改往脩來僞檀乃召文支既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
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俱如是胡顏視世雖
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唯
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

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啓乞
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
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
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
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
不剋而還鎮南文支以遼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于姑
臧蒙遜又來伐僞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乃引還僞
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
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剋後患
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畜

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惟陛下圖之僂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眾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眾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僂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叢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一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

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喪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僂檀僂檀謂眾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女婦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是所望也不爾卽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眾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僂檀曰蒙遜熾磐

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僞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而待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算僞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僞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僞檀將尉賢政固守浩亶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

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旣而聞儻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儻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鳩左右勸儻檀解藥儻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諡景王武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儻檀少子保周臘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儻檀二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淖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儻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旣而叨竊重位盈滿易窮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軋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爲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儻檀見之矣贊曰禿髮弟兄擅雄羣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儻檀傑

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頽聲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載記第二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司業臣吳一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臨嗣位改封范

萬曆二十四年刊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載記

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
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辭旨
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暉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
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
吳下阿蒙也枹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
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暉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
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
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
謂暉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
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

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
陽言於暉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
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
社稷暉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
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
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疑
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
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旣建僞
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賢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
衆聽音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

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又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計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叅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叅母兄之間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

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
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
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
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
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
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
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
存羣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
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
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
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
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义留不過驅
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
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
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
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
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
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
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
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

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容
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
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已瑞及此潛謀爲亂
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
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
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
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
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
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
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
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
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
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
決耳慕容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
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
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
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
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是
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
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

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
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閻
丘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
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
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初苻登旣爲姚興所
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
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
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
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
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
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泄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
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
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
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
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旣危不可以戰宜先據
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蓄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
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
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
疆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
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容

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尅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

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于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戎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

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
經因難啓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
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
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
同段龕沮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
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夫樂禍之志
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
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
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
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

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
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劔與夕火爭光揮戈
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
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
於奴隸近則曹魏跋扈見擒於後趙龔干紀取滅於
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
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
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
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
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

於莒城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天赦改元爲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爲司徒慕容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容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暹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

後因讌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卽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

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
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
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
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
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
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塋平仲
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塋近城豈有意乎
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
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
隘卒豈擇地而塋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

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
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
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
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官於
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
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
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開門
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
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
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諄

上疏曰二寇逋誅國耻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楊越爲
鷓鴣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
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
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
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
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
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
今羣凶僭逆寔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取釁深宜審量
虛實入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耻討寇之
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
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燻燒公避課
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
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
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禪山海雖遇商鞅之刑
悅縮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遺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
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陰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
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
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
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

朱輪佩長劔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
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
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
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毋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
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
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
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
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
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
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

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鏢築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
不改帝號德聞而嚔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
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
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
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
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
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
載于茲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
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
接厭亂之機譬如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

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
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
江會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
西并疆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其社稷無過今
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
邇旣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
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
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
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况朕
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

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_時寡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
掃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
坂此志未遂且鞞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
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
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
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
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
等旣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
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
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爲前鋒慕

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尅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旣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卽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爲謚獻武皇帝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載記第二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慕容超 慕容鍾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

萬曆二十四年刊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載記

一

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以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乎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癩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鬢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祿大夫

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叅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叅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構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

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王林少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疑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疑謀殺韓

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疑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
尅之疑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尅青州鍾殺
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政
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
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此
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
爲本旣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
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
創兵革尚繁未遑脩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
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

宜脩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
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
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
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
旣廣懲慄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
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
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
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
之刑烹煑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
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愆刑

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
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
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
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
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
旣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
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
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
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
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

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旣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
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
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
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
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
降號脩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
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
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
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
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

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
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使至矜誕苟折行
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
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
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
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
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
申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
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
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

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
以超母妻還之慕容疑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
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
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
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於超超遣其僕射張華
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
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
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
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
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

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與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園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大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

天齊水湧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旦朝羣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使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謨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讎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大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頽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

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毅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
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
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
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
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
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
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人入濟南
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
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
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
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
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
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
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
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
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
所不能今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
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
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
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

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
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
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
不從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旣不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徙
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
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苜梁父二
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
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
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
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
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
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
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
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
興赦慕容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
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
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
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
人陛下旣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
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

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
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
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
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
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
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
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
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
薄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
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
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
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
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
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
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
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旣時望
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
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
騎常侍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彊率步騎
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

大破秦軍興追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彊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二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謨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彊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疑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尪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

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劔決死不能啣壁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

十一年以義熙六年

世微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蓆人也祖俊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暉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

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執憲日頽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魚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劔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已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胎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濫名域中超承爲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霑露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載記第二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徒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旨重修 錦等奉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焉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懼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

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
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
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若薶奮臂大呼
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
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
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
乃祖翼獎寶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
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
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并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
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使
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
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
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
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
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
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
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
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
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孤不能
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爲

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爲之築冢
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爲呂奩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
已每匿智以避之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梁
中庸爲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於秃髮
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
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
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
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窺覲之志紹纂兵在死
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大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
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業憚
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下益生爲酒泉太
守蒙遜爲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儁爽有逸氣武
略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
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
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
亂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
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我
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旣親我背之不祥乃
止蒙遜旣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
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

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
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
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以告臣臣以兄弟
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剋期祭山
返相告誣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
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
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
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
以之爲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臥觀
使百姓離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

至氏池衆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
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于
內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
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狼志
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
討蒙遜豐孫言既不從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
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
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已爲貴
門所推可見勾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
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

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爲姦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畧田昂等推蒙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梁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爲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挈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爲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隲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呂隆旣降于興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玄盛乃遣建忠挈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挈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挈私於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羣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豸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矢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蠲省百徭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時梁中庸爲西郡太守西奔李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尤之乃盡歸其妻孥蒙遜

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諷所以能招禮英奇
致時豈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
自鏡哉內外羣僚其各搜揚賢雋廣進芻蕘以匡孤不
逮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
衆四萬迎呂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
難乃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
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
何以紀綱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襲狄洛磐于番禾不
剋遷其五百餘戶而還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
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而西海侯時興亦拜秃髮儂檀

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儂檀
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儂檀輕狡不仁欸
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卽敘之義耳
將軍忠貫白日勳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
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縉姚晃佐
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
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位之右未解
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
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
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

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震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爲右長史寵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弟成都爲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爲西郡太守麴粥子也句呼勒自西城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于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張披上書曰異枝同幹退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僞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僞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僞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僞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僞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剋而宥之饗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

其弟挈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挈死又以從祖益子爲鎮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俄而蒙遜遷于姑臧以義熙八年僭卽河西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立其子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儂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儂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衆降之署文支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儂檀鷓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啓處身疲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儂檀猶未投首儂檀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爲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儂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旣落命豈久全五緯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賒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蒙遜西如苕菴遣冠軍伏恩率騎三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閹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母車氏疾

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孤庶憑宗廟
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剝之運會拯遺黎之荼蓼上望掃
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彌增將刑獄
枉濫衆有怨也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羣望不絜神所譴
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
氏死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涅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
廣武郡以運糧不繼自廣武如涅河度浩亶熾磐遣將
乞伏黠尼寅距蒙遜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衡折
斐麴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以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
擒折斐等七百餘人麴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爲折衝

將軍涅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
蒙遜遣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
崩靈耀擁于南裔蒼生沒于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
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儔謬
爲河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
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
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
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
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劔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
天之功著車攻之誅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荆揚之銳而

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尅復有期
臣請率河西戎爲晉右翼前驅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
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級數百熾
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
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
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爲熾磐
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
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
年暉又爲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
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爲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
愛財爲失蒙遜西視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
啼虜大捷而還蒙遜西至苕藿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
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二萬繼之卑和虜率衆
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
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於寺前遂如金山而
歸蒙遜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爲
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
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
大赦殊死已下翼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
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

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蒙遜爲李士業敗於解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羣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效自皇綱初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按在家臥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今黜陟絕於皇朝駁議寢於聖

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豈能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申脩舊則蒙遜納之命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亶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

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疊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於壞城遂進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叙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貊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弼之寬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贊曰光猜人傑業忌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兇心旣逞僞績攸宣挺茲姦數馳競當年

書卷一百二十九終

晉書卷一百三十

載記第三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
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
卑諸軍事下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
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部落復為諸部之雄石季龍遣

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
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
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
令其子力候提距戰爲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尅代來
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佗斗伏送勃勃於
魏佗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
鳥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
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佗斗
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勳勇募勃勃於路送於
姚興高平公沒弈于弈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

寸署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
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
興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
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
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
川侯使助沒弈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
衆三萬配之使爲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
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
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爲
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

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于姚興
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
襲殺沒弈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
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
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長兄右地代爲丞相代
公次兄力候提爲大將軍魏公叱于阿利爲御史大夫
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尚書
令叱以韃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
尚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
破之降衆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
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
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
繫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
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
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
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
馳出其不意救我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
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
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
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

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與歎曰吾不用善見
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於
秃髮儂檀儂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白楊非至
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
羊數十萬而還儂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儂檀曰勃
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
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
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儂檀將賀連
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
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日

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
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儂檀曰吾追計決
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鑿陵埋車
以塞路儂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
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
人以爲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勃勃與姚興將張佛
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
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旣遠縱兵
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仗難
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

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乃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

興將金浴生于黃石固彌姐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于大城以其承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遣其尚書金纂率騎二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爲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于定陽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奔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其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戰于青

石北原敗之降其衆三萬五千獲戎馬二萬匹進攻姚
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祿勳徙其三千餘
戶于貳城姚興鎮北叅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
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
世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
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
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嶽峙人懷問鼎況陛
下弈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漢王聖略邁於魏祖
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
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乃
赦其境內改元爲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
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永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
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
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
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
器精銳尤甚旣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
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
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
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

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
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
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
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
因人喪難匹夫猶耻爲之而況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
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
改妣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
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
以義易之帝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
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
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
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爲王后子瓚爲
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
河南公安中山公又攻姚興將姚達于杏城二旬尅之
執達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
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晉
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虵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
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羣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
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
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

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氏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尅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爲侍中韜爲尚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湛于雍城湛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尅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旣尅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

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旣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誓只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峭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二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瑣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瑣至渭阻以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山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

於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
夜襲長安不尅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
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
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灊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
勃入于長安瑣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
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
真司馬毛脩之於青泥一作人頭以爲京觀於是勃勃大
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
果效可謂筭無遺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
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

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
潼關之曹公故壘尅之執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羣臣乃
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
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
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
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心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於
是爲壇于灊上僭卽皇帝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昌武遣
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
蒲坂德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爲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
歸于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旣至而恭懼過禮勃勃

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
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
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
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
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
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
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
置南臺以瓚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
統萬以宮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內又改元曰眞興刻石
都南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而必建不刊之業道積
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
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
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
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王靈叶贊揖讓受終光
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
冠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
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絕于中天神轡輟于促路然
純曜未渝慶縣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
西罩崑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絕滄海之表爰始逮今
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嶠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

成篡弒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
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
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得高
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暫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
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
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
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
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
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
協時休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
域則威聲格于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羣凶嶽立之際
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
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關隴河源望旗
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
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
弘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
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
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
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
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

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露
寢閭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
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
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闔風之跨后
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
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
繡石於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
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
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椀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擘
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啓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

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隋珠絳以金鏡
雖曦望互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
內無寒暑之別故善日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
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
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
彌之寶塔帝釋刀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
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闕宮有血而頌聲是作況
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唯始咸秩百神
賓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
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俾皇風振

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魏
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
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
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
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
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
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翰爾肇建帝
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
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
宮既作別宇云施及構崇明仰準乾儀懸薨風閱飛軒

雲垂溫室嵯峨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
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以厥章
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
載彌光其祕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
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追尊其
高祖訓兒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
帝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勃
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劔於側有
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唇
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蹙然人無生

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涼遂爲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人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間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闢關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覩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醜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踴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惟遠裔名王之餘嘯羣龍漠乘鸞侵漁爰創宮宇易彼羶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晉書卷一百三十終

晉書卷一百三十

東晉

五

